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六卷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夏之臣一本為時事多虞計吏宜  
慎敬陳考察未議以備

採擇以裨大典事臣切謂斥陟不明去留無當雖  
無事之時不能以治天下今戎夷未息寇盜生  
心百姓嗷嗷瘡痍未復議留一人也將薪於造

昔

百姓之福議去一人也將新法百姓之害明試以三考斥陟制雖久遠而關係此時殊倍往者頃該臺臣建議部院覆

請亦既詳且備矣顧臣內外吏也向以入計頗有見聞謬以一得條為八事惟

皇上少垂聽焉如果臣言不至大謬

勅下院部覆議上

請賜之施行其於計典亦有小補矣臣冒瀆

宸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一辨才品之真似

語曰砥砢淵玉魚目淵珠則辨論官才譚何  
容易輒熟者託之手長厚剛愎者託之手風  
力亢志而凌物者疑於方正悉心而酬應者  
疑於圓通齒肥潤而外示怯圓者以布被  
飾詐局面貌揮霍而中若冰集者以文犀蒙訊

闢葦者以閻閻目之為守株而得全其擁腫  
秦曲之用卓犖者以皎皎疑之為竊鈇而不  
免於機械網罟之馳彼涇渭同彼薰蕕共器  
有識者傷抱璞之臣少拔珠之誚多矣而况  
清不勝濁方不敵圓故臣為邪正真似之間  
辨之宜早務使真正才品得效一割之用則  
今日款時之急務矣伏候

聖裁

一論地方之豐歉

夫稽郡縣之煩簡以定難易是矣而一壘一  
款奚啻煩簡此當大役之後少有未安即被  
顯斥則日夜拮据寢處不遑者蓋十人而九  
馬以錢糧逋欠則追呼不可矣而必不得已  
仰給之又毫不可缺則處錢糧難以賑濟則  
帑金勸借一郡一邑不有限乎而待哺則無  
限以有限濟無限求人人之無後言不能也

則處賑濟難以盜寇竊發則萬不可緩矣而  
拮据者日積月累祇見其多是寬與嚴而無  
當也則處盜寇難夫救荒之難益以萬狀而  
其大端則此三者勞心焦思之可掬辛苦艱  
難之倍常其視豐稔之處何啻十伯而安可  
概視之故臣謂論地之豐歉而官評不因以  
稍異則勞逸同途苦樂一致是合煩簡而一  
之也豈所以示平哉伏候

聖裁

一計彈章之多寡

方天下稱中才者居多曲成之即可使留深  
求之亦可使去一掛彈章終身為垢則各處  
被劾之數凡在三年之內者安可不計其多  
寡以為去留哉蓋省直撫按衙門年終有劾不  
時糾正有劾少者三五人多者十數人該近  
河南災甚撫則寺院前後疏論者一年內外



不下三十人矣中州即郡邑相屬不肖者即  
輻輳者真中漏網者或亦不多也倘如考察  
屆期其備考察之疏與部院處分之數仍照  
舊額取盈則官中州不亦難乎今議各省直  
於報部院考察冊內明註三年之內經某衙  
門各論劾若干已經作何處分該部院通查  
各處論劾多寡定為差等就中酌處總之以  
賢否為主而以被論之數參為則裒益之權

亦蕩平之一道也伏候

聖裁

一舉荒政之卓異

臣聞救荒無策有備乃奇彼無益荒政而又  
害之者次焉不遺餘力矣間有真能為民真  
能備荒如社倉之建毫不擾民積穀之數歲  
以萬計者而又不為超遷不為破格以待也  
則誰知有循良之赤幟哉矧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宜早不及是  
時而康得其卓異者一宴賞而惕勵之臣恐  
鼓舞無機儲蓄無素掘臨渴之井炊無米之  
饗雖日誅一付托不效之吏而月遣一賑濟  
之使臣不知其於民饑有全濟否也既上次  
卓異以清苦為名今次卓異以備荒為民潔  
己惠民固無嫌於並舉矣伏候

聖裁

一禁飛語之巧

揭帖私投求逞報復部院申明有嚴禁矣然其所以報復而中傷之者不獨以其揭也幾席之下有戈矛談笑之中有陷穽隱約其詞以啟人疑吞吐其吻以誑人意或托無心而故發其隱或引他事而微露其機積毀銷骨含沙射影雖其所攻發者未必皆出仇口一有小嫌而遂亡雅道者固多也臣故願當事

者力持私揭之禁凡可中之人說祕有甚於  
私揭者一切謝絕則奸之因讒之媒無繇遂  
矣伏候

聖裁

一防偏聽之生聞

撫按考語之外猶咨假訪以濟其偏建議者  
誠慮之矣然臣切謂聽不可偏者非獨借聽  
於匪人為未可也而世所稱正人亦有不可

偏徇者蓋其獨聞獨見不諧於俗不通於方  
不惟人之有却於彼而彼亦有却乎人則其  
言安有盡憑也况耳目有限即正人亦必有  
假於人者常事者能信正人之所行者正事  
所言者正言也而能信正人之假于人者皆  
正事正言乎臣不敢信也無一人信之衆人  
群起而和之訛以傳訛日甚一日其究也至  
於不可隄防不可撲滅彼信耳者以為公論

聖裁

在是可甘心於是人矣抑豈知懷山之勢固  
此涓涓之流燎原之勢固此熒熒之火哉臣  
故謂偏聽生聞所當防於未然也伏候

一懲猜忌之橫詆

夫考察以撫按賢否為主而以諮訪佐之有  
所不平撫按連坐是撫按雖假耳目於人而  
責成既久委托必當果有穢德彰聞人所共

棄註以下考者反之本心祇可自咎往年過  
堂坐棚之際有等無賴之徒不思自反專欲  
尤人信口扶持肆無忌憚指某某則曰此害  
我也指某某則曰此黨彼者也彼其以功名  
之心騰猜忌之口搖唇攘臂引類呼朋固有  
不至彼自愛者欲藏垢合污乎則恐涇渭之  
莫分欲挈長而較短乎則恐玉石之俱敗有  
引避不做公論已耳彼日暮途窮鐘鳴漏盡



甘心為此者固不知喻理義之大閑為士君子之羞稱矣而自愛者則亦何辜哉脫有此輩照舊無賴者臣願當事者盡法重處毋令翹魎之徒橫行於白晝也伏候

聖裁

一緝暮夜之黃緣

夫饋遺之禁嚴矣雖至愚者或不輕以所大利而犯其所大諱矣唯是黃緣之輩巧於彌

縫何殊暮夜哉或因里閭而通其慇懃或緣  
知厚而傾其消息或懼其不免也而投閑抵  
隙以求通或倚其可托也而神出鬼沒以求  
濟甚者變易服色屏去僕從乞憐之狀不異  
璠間詭秘之形同於穿窬往往先騰口語而  
卒然無事初無異議而突然有說則謂非此  
徑竇之通不可也即此一事褫職有餘更復  
論其他哉四知可畏三尺難容清明之世何

得有此臣願入計之吏寧缺官品毋寧失人  
品其不然者容臣等緝事衙門併力訪拿但  
有顯迹者恭問不貸亦庶乎清士風之一端  
也伏候

聖裁

職按大計雖冢卿御史大夫為政然考功郎  
吏科都給事河南道御史尤以得人為要若  
有一匪人恭其問必罔上行私為全局之累

如萬曆二十九年外計時遂昌知縣湯顯祖  
去縣已三年不在考察冊中而置之不謹萬  
曆三十二三年松江府知府許維新於拾遺  
疏中別開自裁一款云雖守未甚壞而心術  
欠端夫國家三載計吏但論其官箴顯迹共  
見共聞者何知心術若心術不端必見之行  
事未有可以臆決者也既曰守未甚壞亦當  
待其壞而後黜之若守未壞而先黜則功未

著而先陞亦可乎此白日禁夜之說何以服  
人心也

萬曆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貴州巡按楊鶴一本為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人最急伏乞

聖明中飭用人之法大破常調以採窮邊事臣竊惟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未有受其必窮之勢而猶膠柱鼓瑟無變計者邊方用人之法是也何者邊方非無事之地民窮財盡皮骨空存其地方之苦嘗十倍於腹裡而蠻夷猾夏奸宄

萌生其事體之難亦十倍於腹裡今不問其地  
之難易而一概屑越之用人者曰此邊方缺也  
非所以處賢者先有分別之心用於人者亦曰  
此邊方缺也乃所以處不肖固有壓簿之心於  
是西南半壁人皆以為逐臣棄婦人所唾棄之  
鄉而裹足不肯來矣滇黔一也滇比黔為遠人  
猶有顧滇不顧黔者滇肥黔瘠故也則黔乃獨  
處其不幸耳臣愚以為為黔計者惟有用人一

法矯其輕而與之以重可以塞庸人自便之路而作豪傑任事之心庶於地方有濟臣請先述地方生亂之因而後言及用人之法可乎點中多盜矣然所以致此極者非無故也八番之地犬牙相錯夷漢相叅四方亡命實煩有徒如涇渭清濁都不辨此致盜之源也一切糧差驛站供億之煩皆出於衛軍衛所之官十羊九牧日削月割以致於盡而不顧其後烏窮則啄獸窮



則攫其勢不得不化而為盜此召盜之因也項  
職慮囚歷稽訟牒其間苗仲出劫未有一事無  
從人引脚者甚至勢豪有力之家廣置私莊窩  
藏大盜此逋盜之藪也當此用兵之際乘機射  
利處處通夷人人養寇繇此言之雖挽銀河之  
水洗盡黔中終不能令甲兵長不用也然則何  
術而可職愚以為欲化夷先從漢始欲化漢從  
選用良吏始有趙廣漢詒簡之智則賊不能欺有

李膺破柱之威則賊不敢匿有龔遂之單車至  
府勸民農棄則賊不敢不帶牛佩犢有張綱之  
親詣壘門譬曉禍福則賊不敢不率衆歸降若  
是者其才亦未始數數然也然而

上重邊方則邊方重矣

上重邊方之吏則邊方之吏又重矣其一重郡守  
彈壓之權弘治中都勻叛亂

朝廷命大將討平之

廷臣舉林文獻為守郡

上親勅諭

賜以璽書許以便宜從事苗寇竊發即便剽捕土  
流官吏軍民人等違法生事許令具實奏

聞

祖宗朝留意邊方郡守之權其重如此夫郡守者  
古之所謂二千石也強宗豪右無所不得問虎  
符竹符無所不得發今點中衛所武弁養成鴛

驚之習其於郡縣有司若皆以為碍眼之物憂  
憂乎不相入即一郡守令之不行禁之不止此  
何法也邊郡無事惟循行勞來延問民間疾苦  
足跡遍於蠻鄉使得深山窮谷望見漢官威儀  
其苗長出見皆以牛酒犒之啟夷人向化之情  
斷漢人勾引之路交趾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是或一道也其漢人引惹起釁與大姓主  
名通夷者廉問得實白職等借尚方之劍誅之

如是者非強明精幹之吏有長駕遠馭之才莫  
可任也行之數年果有成就果能用夏變夷外  
寧內靜請徑陞卿寺職曾與應天撫臣徐氏武  
共事其先起家安慶守徑轉南光祿少卿者也  
必如是而後郡守彈壓之權始重其一重州縣  
有司之選黜中荒惡枳棘非鸞鳳所棲固矣然  
邊方赤子固

朝廷之赤子也設官分職亦

朝廷之官職也何獨為人擇地不為地擇官自庚戌以來凡三見題留考選點中似無一馬邊方有司何不祥如是職請自今稍破常調甲科之新起家者不敢望己其才而遭蹶浮躁降調者可用也虞詡為朝歌長親舊皆吊詡獨咲謂此吾立功之秋彼以才故詿誤盤根錯節職請試之然而萬里投荒不有重賞過其所望恐亦招之不來三歲考績果有過人之才異等之效職議

請破格行取擢用以為事不避難勞苦功高者之  
勸此亦非事之必不可行者也必如是而後州  
縣有司之選始重其一重司道方面之任司道  
方面彼皆表率一方控制千里刑名錢穀甲兵  
盜賊之寄無如邊方最重出入蠻烟瘴雨之鄉  
無如邊方最苦職為縣令待罪長安安見延安  
甘肅諸鎮皆絕塞窮邊逼憐虜穴墜指裂膚寒  
若不可言然而邊道皆樂為之者何也吏部以

才望推擇彼亦以才望自待不數年加銜晉秩  
不數年建牙開府故雖處之窮髮不毛之地誰  
謂荼苦其甘如薺耳此無窮故重邊道者重九  
邊也黔中即不得比乎西北邊何至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然則必九邊告急烽火徹於甘泉然  
後

主上旰食夜郎天末為封豕長蛇薦食獨不廛  
聖明南顧之憂即使盡



簡才望之臣與之以不次之擢無令需次如積薪  
無令陞遷如轉石人人昂首伸眉矣必如是而  
後司道方面之任始重職所謂塞庸人自使之  
路作豪傑任事之心者此也自職入境以來見  
黔中百孔千瘡不可救藥反覆思惟皆起于黔  
事難為而又無人共理以故事事因循人人蒙  
蔽養癰貽患遂至於此臣查彼省田土從來無  
丈量項畝自萬曆十年奉

晉清丈始有定額是前此俱無定額也

國家任土作

貢二百餘年此方之人如在長夜即此二事推之  
其他利病何可勝言蓋緣草昧之初姑與潤略  
直以夷方蓄之耳今日如支壞廈如理亂繩事  
事直費支撐事事俱要條分縷析然後可端委  
而治也地方釀成今日之亂一言以蔽之曰無  
人今日收拾於大敗極壞之後一言以蔽之曰

用人職故曰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人最急也  
職偶闕黔中志乘播首之後先臣李化龍有言  
曰以簞瓢陋巷之人為斬將搃旗之事可為竊  
嘆黔中無處非夷人今人動言大創不知

內帑之金錢不繼川湖之額餉不來黔一宴人子  
耳縱有韓白其何能為職謂目前之計急在治  
標太創是也長久之計急在治本用人是也請  
兵請餉尚費

廟堂處置用人之法不過吏部一轉移間耳此臣所以惓惓於破常調也臣查該省缺官州有八缺其七皆無人履任前都勻守已報缺矣近日鎮遠守已遷轉矣此皆苗寇出沒之地四面皆夷不可一日缺官者也不知吏部銓補何人至於按察使懸缺經年吏部以房楠朱思明推補復經催請未蒙

點用查得房楠雅負壯猷若秉憲黔中必足振揚

風紀伏乞

速賜

點補仍祈

勅下吏部邊方用人與中土一體

簡任念黔中多事之秋破格借材以救窮邊之急  
庶地方彈壓有人外寇亦自屏息矣

職按黔蜀土自皆禹貢所謂荒服漢事所謂  
羈縻勿絕者不侵不叛足矣非可以官府之

法一一而繩之也。自貪令吏其土以為夷目  
語言不能自達於臺察，即愍於貨寶無柰。我  
何誅求不止，少不應則彈治如律，便不服。即  
以反逆請討，而撫臣往往欲借為立功之途。  
於是乎用兵用兵而不利，如騎虎不得下於  
是羽書告急。

朝有大創之命而所費內府金錢無算，海內虛耗  
如播之役矣。此疏果行，安得默事決裂如今。

日哉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貴州巡按沈珣一本為微臣奉

命按黔特陳用人急務以蘇窮徼事竊念黔非無  
事之國也其地層崗迭嶂土瘠民貧華實之毛  
不登天府糗糧不給盡仰鄰封且衛所居民與  
夷落犬牙相錯干戈搶攘之後重以饑荒癘疫  
之餘人烟曠絕陰燐載道計處之難十倍他省  
唯是用人一節敢冒昧以陳曰嚴規避之罪夫



人臣事

君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何故一補點缺卒攢眉疾首而畏有裹足  
而不來有欲來而徐待甚至異途雜職知法有  
違限半年以上降級調用之例遂故意延挨忘  
希他日朦朧起補別調善地此又規避中之愈  
出愈奇者夫點官之設本不及他省之半而又  
在在缺官事事代攝當此疲隆殘疾之鄉譬如

奄奄久病之人飲食起居動欲須人而親戚左右往往掉臂去之何望聊生又譬之駕漏舟于黑風駭浪之中而三老長年落落無幾其能免于覆敗者鮮矣職嘗謂

朝廷論官必以貪酷為首罪若擬官評于黜中即當規避于貪酷今夫滇黔一也而滇為更遠乃滇賸則人爭慕黔則人競嫌此何心哉言之齒穢故今後黔省之官仍有迂延觀望踰限不

至者容職以白簡從之恭處不貸而當事者尤宜加意振刷毋得姑息輕容凡各陞任官已經領憑又告改限勿與准理其故意違限而朦文起送者當該官吏一體叅懲庶法守畫一而規避不生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一也曰重方面之任每見西北方邊道缺而金戈鐵馬之場人欣然樂補者何也為異擢使也至點則不然一行擢點而預知

上之人且先有厭薄棄置之心矣旁觀者遂相顧  
揶揄曰此以何罪致者耶親友攀感而相咲曰  
誰實陷之而有此比政成事立而持議者猶為  
之揣摩曰彼當日何以有黜擢直搜其罪狀而  
後已那知今春

大計黜中方面官若布政黃文炳副使何士琦聞  
其素有功於黜而俱不免于察處則為黜官者  
亦太苦矣以是人之官于黜者其自視實在半

浮。

沉丰涉之間雖勉而就職輒橫一朝不保暮之  
念又誰能奮發其精神展布其志慮為黥任事  
者哉竊謂自今以後黥中方面如邊道例務擇  
才幹者破格調用其有成績者亦如邊道例不  
次顯擢萬無摧抑之理如是而有不人人昂首  
舒眉共熙安攘之績者鮮矣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二也曰通科甲之選例新甲科此何解也  
如黥可卧治無事長才則黥事之難盡人而知

之矣若以譽髦佳士惜其萬里遠涉何不量用  
川湖滇廣之人彼舉足而是亦言遠乎即今無  
遼左近例量選一二何損甲科之體且適年以  
來會榜科開例增五十人此五十人者在往時  
固敝裘蕭瑟下第言婦者也當其蕭然下第之  
時試執而詰之曰吾與若試令官遠夜即而有  
不踴躍趨應者乎則揆之人情原非大拂至于  
太守師帥鉅任向年猶有以甲科充者今亦寥

寥尤所不解夫職非謂科貢中無特達奇偉之士也惟是當事者將甲科一選例絕于黜不惟有意薄黜中又若有心困科貢此職所謂請于皇上者三也夫黜為滇南門戶為楚蜀唇齒無黜則無滇而楚蜀俱不能安况當多事之秋尤蠻獠生心之日而當事視為故常不加之意職竊痛之職出

都門時每與士大夫計及黜事憂黜兵之弱則曰

請賑第今

國家多事海內搜括無餘何暇及黥甚者併欲括  
黥之膏何暇惜黥之苦職恐空費唇舌徒資克  
耳獨得名賢相與共事庶幾補綴彌縫或可少  
控遐方之困於萬一是在

廟堂一轉移間耳查得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內吏  
部

題為申明職掌一疏其中大意與職今疏相符已



蒙

聖明申飭

欽此赫赫嚴

旨揭于日星當事者何畏何嫌而竟為廢棄哉總  
之人情為重法守為輕其始起于一人之弁髦  
明旨既而人以及人彼此觀望反視弊政為一成  
之例而不敢違其始起于一事之曲徇人情既  
而事後仍事積久固循反視成憲為非常之

原而不暇守嗟乎今天下凡事皆然不止用人  
即用人一事在在皆然不止黜地彼

國是之壞大率坐此職在黜言黜餘不敢旁及惟  
聖明俯察愚衷

速下吏部酌議施行

臣聞穎川朝歌之亂皆以守長廉平而兵革  
不試黜事亦猶是耳滇腹則人爭慕黜瘠則  
人競嫌仕者之情洞矣典銓者念哉

萬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

陝西巡按林道楠一本臬臣挾私抗傲有傷憲體懇乞

聖斷申飭并自劾不職以肅風紀事臣惟

國家設監察御史之職付以耳目紀綱之司而後持斧一方自郡縣而上以至藩臬之良無不重其糾劾蓋重御史所以重風憲重風憲所以重朝廷非以御史官秩有加于方面之上也臣至不

才叨蒙

上命巡按陝西惟是斤斤遵守憲綱於諸臣交相  
砥礪諸司亦各同心共濟無或齟齬不意有陝  
西按察司分巡河西道僉事李根到任未及一  
月與臣未經一面乃挾私抗傲阻壞行事臣意  
大有不安于中者謹為

皇上陳之方根之初任也靖邊道副使李楠折儀  
致賀根以其有違

明禁具呈到臣蓋三月十九日也臣閱呈切訝  
李楠觸禁之過而深嘉李根立己之高即欲具  
疏恭究緣事關方面若不行查明恐無以服李  
楠之心隨核其事於四月初四日即以疏聞根  
不勝悻悻忽於四月十二日差人遺書於臣臣  
啟而視之乃一侍生帖內有付啟其詞甚厲大  
意謂生呈詳後史書軍民日夜望臺下行其言  
不啻救焚拯溺之急何必行查又云查得

卷八

憲綱等書分巡道原與巡按頗頗行事今臺下不肯行生之言生豈憚九閭萬里默默效一屬官除以前文移完訖具書一鳴不平此後不敢奉命生千里巡歷一鷄未食止是鬱病火狂恐先朝露諸稿已判付兒孫等語根據之書若不得少緩須臾而惟恐其言不得行者然臣疏已上

聞根言以行而其具疏之期與原詳到臣之日不

踰半月又非過遲根何憾於臣而為是忿激之詞夫朝聞而夕奏此為邊務重情則然根之所呈視邊務何如乃欲促臣刻期奏

聞以快其意何欲速之甚也然此或其賦性之躁未足深怪至執頓頓行事之說投臣以書及稱後不奉命而欲阻臣行事則關係體統臣惡容以無辨謹按

大明會典一款開載

國初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廵按歷所屬府州縣。頡頏行事。洪武中。中詳定職掌。正統中。又推廣。中明著為憲綱。迨後。按察司官聽御史舉薦。御史始專行出廵之事。繇斯以。談風憲事。責屬之分守道乎。屬之御史乎。今之行事。將照例前事例乎。抑照例後事例乎。如果前例已更。後例當守則分。廵道固御史所彈壓者。乃得遺書於御史。若朋儕然。此胡以嚴體統。杜陵替也。且



書謂後不敢奉命是以行移絕臣矣該道所轄  
一郡十九州縣官員之賢否刑名之鞠勘錢糧  
兵馬等項事務何能一日不從臣詳駁今若所  
云該道將擅自尊制而不聽臣移文耶憲綱所  
稱不許挾私阻壞者謂何根獨未之見歟故臣  
為根能糾舉李楠交際之失是以風紀有裨縱  
人或疑其別有所為臣深為根也嘉根不查臣  
已未恭題乃以怒李楠之故而移怒於臣輒爾

挾私抗傲臣尤為根也惜臣濫竽風憲五年待  
罪闕中匝歲未見司道遺書侵臣乃自根始若  
臣含忍而不言是溺風憲之職啟陵夷之風復  
自臣始臣雖否陋其自待不敢后於根豈忍使  
國家二百餘年相沿之體一旦壞之於臣以為臣  
衙門羞哉惟是臣愚表率無狀自招媒侮業為  
風紀之玷奚堪糾察之司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以謝亭根仍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司將按察司分巡道官與按臣  
出巡地方應否頓頓行事一切文移關白應否  
仍照見行事例毋得妄自抗傲庶風憲之體肅  
耳目之任隆臣雖被齟齬萬萬無恨

職按藩臬同官交際皆取之俸薪雖亦陋規  
相沿要於官箴無玷而李根輒迫御史以彈  
劾蓋欲自見其廉真廉者不如是也使其泯  
然却之則清畏人知矣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初四日

陝西巡按牟志夔一本科臣持論已甚人才所  
當愛惜謹一伸說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浙江道御史楊鶴靖獻自盟賸有  
愛

君憂

國之念譬畫所到無非匡時濟世之謨危遼之告  
急也其諸所條上封事一腔血誠幾為

朝端洒畫忽接邸報見工科祝耀祖偶有論列至  
掛冠以去也為愕然嘆息者久之夫御史廵方  
以一年為期得代而去此為

國法固人臣常經也候代無時有不得已而冒罪以  
去此為變體非諸臣始願也鶴按貴州時與前  
按遼御史王雅量先後各以念親所迫輒有控  
陳而去雖為親私情實天性至愛

皇上孝治天下向來概有曲體未加嚴遣兩臣之

品格一律踪跡偶類而科臣祝耀祖意所歸重不在雅量而在鶴也夫自十餘年以來廵方株守之過時至有不得已而去者罰俸二級所以繩之者曾不少貸比自

聖明之

朝顯示防範以杜陵夷微寓優容以俟效用鶴之去以老親之驚駭而病也前此有先之者矣鶴之來以堂官督催而趨也其中有迫馬者矣堂

孔之移

國法固然

君命儼然遵堂孔之移所以守

國法重

君命也此即科臣所謂起而補也以為驕恣然歟  
否耶當此七年行取淹滯之極三韓肆逆猖獗  
之會譬之中流失楫一壺千金既知莫留以實  
珪行而尤倏而論列也夫為人臣子可移忠為

孝亦可移孝為忠信如科臣所云知有親不知有

君非也知有親知有

君亦非也知有私不知有公非也知有私知有公亦非也欲人奚所從馬科臣之論為

朝廷振飭紀綱臣之論為

朝廷愛惜人才仰冀

聖主有深鑒也臣謂有才如鶴所當正其出境之



罰劉其強

主之忱不宜聽之決去庶忠智之士有所奮發而  
競勸耳抑臣因事而有感於當事者之宜破格  
超擢以廣為愛惜也夫謂河清難俟尤為志士  
惜光景耳邇時用人急矣熊廷弼劉國縉駁駁  
顯拜矣一時介特寒謬如朱一桂王紹徽喬應  
甲邵輔忠清卿啟事頻催只候

俞旨矣又如秦聚奎之忠義慷慨捨死報

國直犯群邪凶鋒而不顧滿朝薦之力排惡當救  
秦民水火倖獲一生于萬死之餘臣每巡行所  
至秦民之感戴涕零冀得早膺柄用以畢展霖雨  
之施者萬口有同聲也袁應泰之救荒於淮徐  
也萃四方之流離彈百計以賑恤其所全活將  
億萬計此寧可以常格拘也又如臺臣沈珣所  
陳徐光啟之諳練探討胸懷饒韜略之奇劉時  
俊之擔當執持經濟負豪傑之用申用懋之公

正明敏籌策洞悉塞垣之情此寧可以常格拘也又如察處之臣胡加棟之揣事應變制稅璫以解虎狼之橫噬其遺愛在楚不可泯也聶心湯之為堂官所聞自應處以考功法然其去浮汰冗節省幾十數萬其成勞在部不可泯也令茲時而授二臣以事任大足效於一臂此又寧可以常格拘耶是在司銓衡之急推轂矣臣又因是而有感於任事者之宜協恭擔荷以自

為愛惜也撫臣周永春當經畧楊鎬搖首不應  
即常反覆開諭而任其實行取敗永春于此自  
應分過今李長庚用矣熊廷弼劉國縉用矣此四  
臣者凡皆人望所歸守遲速以定危遼當不至  
再有決裂第虞意見偶有異同則裁度不戢參  
伍謀果有濟於事功不必自己出計四臣之與  
諸臣戮力同心調劑酸鹹水火以紓  
九重宵旰之焦勞無俟臣之過計臣聊效忠告是

在司封疆之共勉矣蓋臣當此遼事孔亟倍切愛惜人才一念自附舉爾所知娓娓至此妾且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臣誼固不容嘿嘿也

臣按臣子狗

國家之急無以有己也方三帥與尸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見同逃而楊鶴獨伸正義聲催戰之失論攻守之方所謂朕有孥勉朝廷

始尊而給事抨彈若以為救時急務者何耶  
夫臺臣攻諫臣世不恒有為臺臣雪氣而攻  
諫者尤不恒有如卒志夔此疏可謂獨立不  
阿矣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唐世濟一本為閣臣尸位悞

國公

疏臣不列名謹據實

上聞以明心跡以別邪正事項禮部主事夏嘉遇  
連

疏紛紜職銜門掌河南道臣房壯麓時過職寓  
又兩次致書欲

上公

疏糾忝職再三止之頃閣郎報壯麗

疏已

上矣職既不列名不得不一明言其故嘉遇輕率  
躁動之人職昨歲掌道見其咨訪單中多言其  
儂佻喜事故不與臺省之列即其今日之諭訛  
益見前單之非謬職非謂嘉遇不當忝也獨其  
疏論閣臣方從哲科臣趙興邦竇通國與情所



大快者忝部臣似乎保閭臣媚科臣凜凜清議  
煌煌青史平日捫心義所不敢出耳從來無數  
年而斷絕杖卜禁錮言官不用一人不行一事  
者今

天變頻示邊烽屢倣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岌岌乎  
有朝不及夕之憂而否塞如故毫無轉圜之機  
目前如五城九門巡視御史用以稽察奸細最  
不可緩者屢

請不得聞臣悠悠忽忽若罔聞知一應稟擬動多  
錯差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長安兒童廝養無不  
愁嘆罵詈以為一日不可居其位者及今束身  
勇退猶不足以謝數年悞

國之愆乃日遷月延更將何待也至嘉遇所論二  
科臣其才品判然寧可同年而語者常詩教公  
忠不二心之臣群邪鼓煽

天地晦冥之時明目張膽義無反顧蹇蹇抑邪扶

正功在世道人心從艱難險阻中備歷辛酸以  
至于此即善毀者豈能為之抹殺其為閣臣門  
生孰不知然正言規切屢聞其匡濟之苦詞若  
謂其朋比護持可以百口保之者或請其行過  
于剛然總之出于公不出于私若指之為邪人  
黑白混淆反為邪人所快此邪正消長之闕不  
得不明言剖晰以存公道者也若科臣趙興邦  
初議論亦能依附正人職等未嘗不藉之為同

心無奈其局量褊淺意氣盈滿驕吝漸成恣睢  
豁刻轉為悍戾至于識見擔當與師捷伐之時  
正

聖明

宵旰之日

明旨

叮嚀

許以功成

優叙身荷

九重之

特注宜何如昕夕焦勞經營達旦乃徑入棘闈置  
遼左度外急桃李而忘枕戈

主憂臣辱之義安在也臺臣熊化清貞振動年來  
議論半采力挽狂瀾止因議論不合百計中傷  
心欲去之為快迨例轉之後誇于人曰熊化處  
而某輩皆當膽落矣而臺中豈遂無鬚眉一男子

盡皆興邦可以頤氣使者耶近年以來一二無  
識銓司動輒仰其鼻息以故興邦氣焰薰天文  
武大吏一手握定喜則加諸膝怒則墜諸淵以  
為惟吾意之所向而莫敢誰何但見其任情顛  
倒信口雌黃傲然傍若無人不覺自呈缺敗如  
受錦衣舍人之重賄而給牌馳驛到處科索見  
于撫臣之糾彈撫拾二十年前舊藁以藉口掩  
過人雖不言獨不愧於心乎孫邦熙以宣府敗

壞之官復用之于宣府蕭如薰以詩酒流連之士突起之以冲邊

長安衆口噴有煩言職不欲盡言以傷雅道惟是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兵垣何地而以此淺衷弱植者當之事事執拗言言乖謬將來重悞軍

誤  
國禍蓋有不可言者伏乞

皇上毅然

乾斷速奮

乾剛速

選一有才望識力之臣以任兵垣庶

封疆之事不至日壞一日耳職義在急公不顧嫌

怨即將職

罷斥以謝興邦職且甘之職不勝冒昧之至

臣聞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護冷曹而  
攻熱柄比疏近之矣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一本為蔭叙重典紛紜  
混乞懼聞倖門懇乞

聖明亟

勅該部嚴行申飭以一政體以杜冒濫事職惟  
國家憂恤大臣尤慎重名器故事兩京三品以  
上文官或係三年考績或遇

大慶覃恩俱得廢子載在

令甲若夫身後錄庶尤干特典必其身歿未  
久酌量議請自

上裁或以忠諫捐軀則雖年遠合有卹錄外此無  
得妄乞也邇來庶叙漸多遽就人懷覬覦近接  
邸報如原任三邊總督石茂華子宗人府經歷  
石恂一疏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翁溥孫翁裕一  
疏大率描寫其祖父在任病故概比于殉躬盡  
瘁之列而補叙軍功牽附

恩詔

軍功二項職反覆詳看恐於例終有難通者蓋

恩詔款內止云

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庶子八監讀盡又

許守制伏除者補給夫守制伏除者亦為其身

遇

恩詔故

許補給于起復除授之日近有一二病故大臣

原任未及報滿丁憂未經復除而存日曾與  
恩詔相值又錄其人品政績亦復優厚特典廢子

實出曠

恩然吏部題覆原任山西巡撫魏允貞廢子一疏  
亦已大費推敲諄諄防後來之援引蓋其慎矣  
豈得以身歿三十年之大臣尚可引今日之  
恩詔乎若茂華與溥原係名臣誰謂無功可錄但  
生前皆已得廢身後葬祭贈謚俱全

朝廷之報禮業自不薄假令果有

軍功再行錄廢則當年酌議

卹典之時必經幾許評論必常查考

會典豈得遺而不錄今事久仄冷忽然

請乞安所准憑恂等之疏謂非以近時

恩廢濫萌此倖心職不信也夫廢子一節談何容

易世家子孫襲祖父遺休坐需金紫視科目之

部署如登

天者亦不啻星淵何如隆重者此雖分所當得  
猶宜常慎况不當得可混

奏乎萬一概從權宜曲徇其

請恐大臣久故者不止茂華與溥子孫幾幸者非  
止恂與裕相率比例紛紛陳乞濫觴安所底止  
昔孔子致惜于繁縷韓戾慎重于敝褲豈其以  
國家延賞之典不以酬功而以徇情其何以激勸  
將來所係匪細故也職職掌所闕據實糾正伏

乞

皇上

勅下該部備查

典制如職言不謬酌量度

請姑將恂等之疏立案不行并

嚴申飭一切牽扯混乞不合

明例勿得少有違就致闕律門庶政體可一名器

無濫矣

臣按

覃恩有世延之典止及于

頒

詔之一時而久遠陳乞者委屬濫賚此疏可杜傳

門矣